运河夜骑

马晓雁（鱼台）

夏夜初临，骑行正合时宜。

运河两岸波光摇漾，夜风扑面，裹挟着荷塘深处飘来的清幽微凉，足以摄人心魄。我踏稳车蹬，塞着耳塞，李庆丰浑厚的声音便流泻而出，正是评书《红楼梦》里那“花谢花飞飞满天”的段落。沿岸车轮轻驰，夜风携来河水特有的微腥与水草的清气；古铜绿的河面渔火点点，如被散落的星子，明明灭灭随波轻荡。偶有小舟驶过，在翻涌的浪花里惊起几只白鹭，盘旋着融入夜色。

堤岸一路延伸，骑行便如翻动书页，而运河则如铺展的长卷，任我读之不尽。红楼儿女的悲欢啼笑，亦如这河水，随着李庆丰声调的抑扬顿挫，流进今夜的耳鼓。水流深处，曾有多少舟船满载粮米盐茶，在纤夫悠长的号子声里缓缓前行，丰盈了人世烟火。书中的林黛玉也曾沿运河北上南下，往返于姑苏和京都，想必也见过这两岸的灯火与运河的夜月吧？那神采飞扬的探春，或许正是从这运河远嫁他乡！今夜里，耳机中的书声竟仿佛化作了无形的纤索，牵引着我的思绪溯流而上，驶向那话语深处烟波浩渺的旧梦。

堤岸长无尽，书声亦不绝。车轮下，是熟悉而温厚的齐鲁大地；耳机里，是缥缈悲戚的红楼幻境。同一方水土之上，遥远的时空切割出两重光影——星河灿烂，分明是历史未曾阖上的双眼；书页里的悲欢，被评书人一股脑儿装进了夏夜骑行者的行囊。所幸，几百年云烟过眼，红楼女儿们的悲剧终于不再重演，我们亦不必裹紧小脚，苍白着脸，于一方庭院深锁的楼台里徒然张望。

这夏夜的运河啊，自隋唐时起，它便是一条流淌了千年的古道旧书，时而厚重沉郁，时而清冽如初！今夜，它又默默托起一个又一个骑行者，连同他们耳机中絮絮不止的百年悲欢——水波如字，车轮如梭，在无垠的岁月里，我们终将以肉身作笔，续写这流动不息的人间长卷。

梦中梨花开

冯庆水（曲阜）

老家院子东南角，曾有一棵五十多岁的老梨树。我的童年时光，大半都系在这棵树下。

春来时，新枝吐翠，花骨朵米白泛红，转眼便满树雪白，密密匝匝，清香弥漫。“春到梨花意更长”，引得蜂蝶嘤嗡飞舞，如奏春曲。我与邻家孩童日日仰头围着树转，看那炫目的白。

夏日，繁花渐谢，枝头坠满青涩小梨，偶有迟开的梨花点缀其间，花果相映。酷暑时，浓荫蔽日，树下成了纳凉宝地。邻居们携凳席、抱孩子、端活计聚来，摇扇闲话，忙碌农活。孩童嬉闹，鸟鸣蝉噪，一片温馨。母亲常在树下铺席做活，我躺着仰望伞盖般的树冠，听她絮叨，看蝴蝶飞舞，数枝头小果，不知不觉便坠入梦乡。

最难忘的还是夏夜。皓月当空，凉风习习，邻家刘二哥和伙伴们来了。刘二哥大字不识，肚里却装着讲不完的故事。他坐在树下，卷根旱烟，慢悠悠讲起《聊斋》《三国》《隋唐》，还有奇闻轶事。

初中时，夏夜屋内酷热难耐。我便将电灯挂上梨树枝头，把书本摊在院中轧麦的大碌碡上读写。蚊虫如小轰炸机般围着灯光嗡旋叮咬，我一手捧书，一手拍打，啪啪声与读书声相伴。这苦中作乐的情景，至今历历在目，也让我磨砺出如老梨树般吃苦耐劳、坚定向上的品性。

秋深，累累硕果压弯枝头。梨子长成棒槌形，青皮硬肉，甜而不香。母亲小心摘下八九分熟的青梨，一个个轻轻埋入盛满麦子的瓮中“捂”。碰伤的不能捂，会烂掉。约摸十天，梨皮金黄，香气浓郁。咬一口，绵软多汁，甘甜如蜜，赛过“人参果”。母亲总慷慨地拿出捂好的梨子与串门的邻居分享，不够便再摘些让他们带走。

冬日，叶落枝虬。老树顶风冒雪，傲然挺立，透着坚韧。银装素裹下，又似憨态可掬的圣诞老人。我和伙伴常在树下堆雪人，或支起箩筐捕麻雀。偶尔捉到一只，兴奋的叫声震得枝头积雪簌簌落下。

沧海桑田，物是人非。父辈与许多邻家老人已故去，老梨树也因建房被砍伐多年。然而每当我伫立院中旧地，脑海中仍清晰浮现：那满树摇曳的如雪梨花，那枝头累累的金黄果实，还有溶溶月光下，围坐在树下听故事的少年身影……

风雨中的诗行

吕淑红（邹城）

6月28日下午，空气浓稠如粥。天边低垂的乌云，渐渐翻腾，泼墨般层层积压，遮蔽了天光，只余一片灰蒙的幽暗。

晚饭刚罢，女儿、女婿邀我去小区南面的体育场观看当晚的足球赛——2025年中国足球乙级联赛，山东泰山B队对阵泰安天贶。近来，“苏超”热度正盛，我本也想去感受足球的魅力，但望着窗外阴沉如墨的天空，终是生了怯意。我的担忧丝毫未能阻止兴致高昂的女儿、女婿，早已被那片绿茵点燃热情的他们，依旧高高兴兴地出了门。

晚7点的钟声敲响，一阵阵欢呼呐喊随之窜入耳膜。我立于阳台，虽听不见开场的哨音，但那此起彼伏的锣鼓、整齐划一的助威声，气势竟丝毫不输远处咔嚓炸响的雷鸣——比赛开始了！

远方，低沉厚重的黑云紧压着护驾山顶。蓦地，一道惨白迅疾的闪电，如天神挥毫，劈开厚重的云幕，在昏黑天幕上刻下一道凌厉耀眼的笔迹！紧随其后，雷声好像自地底深处隆隆滚动而出，愈来愈近，愈来愈响。

我心焦如焚，忙给女儿发去信息。她回复道：“没事！都穿着雨衣呢！这点风雨怕啥！”随即，她发来一连串现场图片和精彩视频。这时，场上的比分已是1比1。

风雨声愈烈，馆内的呐喊与锣鼓反而愈显高亢。仿佛所有人都借着这声音，与老天爷较着一股劲儿。那汹涌的声浪里，浮沉着一种奇异的庄严感。我抱紧双臂，目光越过前排楼顶，投向体育馆那片耀眼的灯光。

终于，长哨鸣响，比赛结束。女儿发来最终比分：“4比1”。说来也奇怪，恰在此刻，风势渐歇，雨点也变得稀疏零落。

推开窗子，夏风裹挟着草木清新的芬芳扑面而来。我心头豁然：那泥水裹挟的奔跑，那穿透风雨的呐喊，连同此刻静穆的灯光，皆是平凡日子里不肯熄灭的火焰。是人类在混沌之中，固执地以规则、以热血、以意志，写下的铿锵诗行。

这诗行，只属于勇敢者。

喜见桃李绽芳华

刘成龙（任城）

檐角风铃轻响，枝头榴花灼灼，便知又到了与捷报相逢的时节！窗台上文竹舒展新叶，似在替我翻阅孩子们写满成长的篇章；恍惚间，岁月的褶皱里都漾开欣慰的笑纹。

犹记初见时，他们眼里盛着星辰大海。我们曾在《赤壁赋》的浩渺烟波中泛舟，感受苏子“物与我皆无尽也”的豁达；于《红楼梦》的大观园里共赏海棠，品味芹圃先生笔下的世事沉浮。那些晨昏相伴的日子，皆化作了滋养灵魂的甘露。

放榜时刻，手机屏幕上的喜报如红梅灼灼，报喜言语间的欢欣似清泉流淌。“刘老师，我的语文92分，特别感谢您，我的语文学习兴趣是您培养的！”“刘老师，孩子语文考了优秀的成绩！”“谢谢您，孩子被理想的高中录取了！”字里行间跃动的，不仅是成绩的惊喜，更是无数个日夜耕耘的回响。看着孩子们的名字化作跃动的星光，方知所有挑灯夜读的坚持、逐字打磨的专注，都已凝结成通往理想的阶梯。

窗外文竹又抽新芽，在夏风中轻轻颔首，似在诉说：愿这群追风的少年，带着文字铸就的力量，奔赴各自的灿烂星河。愿他们以笔为剑，在人生的疆场挥洒豪情；以梦为马，不负韶华时光。无论前路是繁花似锦，还是荆棘丛生，都能永葆对文字的热爱，在未来的天地间，绽放更耀眼的光芒。而我，亦将守着这方讲台，静待下一季桃李芬芳。

那时花开，你知否

黄营（任城）

夏日的花，像个实心眼的老伙计，开得真是泼洒。那浓烈的色彩，蒸腾的香气，仿佛把攒了一季的力气都使了出来，要在短暂的光阴里，将整个生命的秘密痛快淋漓地倾诉。

草木之情，亦如夏花般浓烈执着。可我们这些“万物之灵”，步履常是匆忙，对路边墙角如小火苗般燃烧的夏花，每每视而不见，匆匆掠过。某个闷热的午后，我偶然瞥见墙角一簇野花。细细的茎顶着大太阳，粉白的小花蓬蓬勃勃，开得坦坦荡荡，仿佛把根须从泥土里汲取的所有光热，都化作了此刻的欢喜。我的心弦，倏然被这无名小花拨动。

花草的深情，不在远方缥缈的诗句里，而在俯身可及的每一寸滚烫的土地上。它们从不因无人欣赏而吝啬芬芳，亦不因环境恶劣而收敛生机。每一次绽放，都是对“活着”的庄重宣言。草木自有本心，其情至深：认认真真地活，大大方方地开，便是对生命最深挚的敬意与回报。

当我们的心静下来，俯身贴近这夏日的土地，或许便能听见那无声的智慧：生命的意义，恰似这夏花，不在于能开多久，而在于是否曾毫无保留地盛放过。那一瞬的绚烂，必将成为时光里永恒的印记。

夏之赋

胡冬玲（嘉祥）

夏，热烈而丰盈。阳光下的月季最解风情，层层叠叠的花瓣裹着娇黄的蕊：红得浓烈，黄得明艳，紫得神秘——仿佛倾尽心中所有色彩，以花语诉说丰沛的灵魂。

夏，是位性情多变的诗人。它将温度谱作诗句的韵脚：26度、29度、26度、30度……忽高忽低，如踌躇满志的歌者，时而低吟，时而高亢。它凝视人们额头的汗珠、衣背的汗渍，眼中交织着顽童般的趣味与由衷的敬意。

夏的脾气确乎古怪。上午晴空万里，下午或已乌云压境。阳光与雨滴在天地间相遇，倏尔幻化七彩长虹，横贯天际——恰似人类思想与诗书碰撞时，迸射的智慧光芒，终织成文字，诉说古今。

荷叶田田，莲蓬亭亭。雨滴滚落荷心，水中生灵尽展勃然生机。河鲜捞起，化作盘中珍馐。儿时之夏，便如此定格为鲜活的画卷。

这炽热的季节，原是秉着使命降临。麦子需在酷暑中灌浆饱满，荷花必于炎夏绽放，汗水注定在此刻挥洒，百花亦争相吐艳。而人类的思想，恰似高温中淬炼的钢铁，愈发坚韧而锋芒毕露。

若无夏，秋之丰硕何来？若无夏，冬之凛冽焉存其意？若无夏，生命最炽烈的情愫何以体味？若无夏，世间跌宕的气象又向何处寻？

夏，终究是一场盛大的生命礼赞。